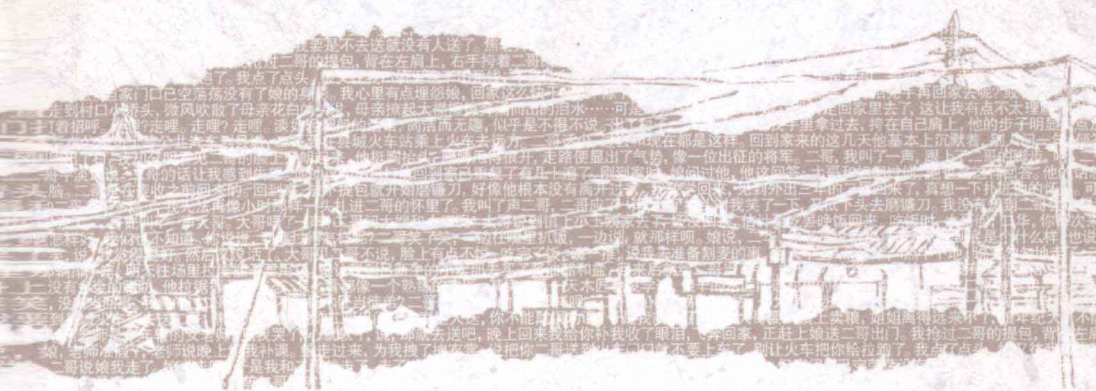




与众不同的人



梁化乐 著

对生活体验得深刻与否
决定着个人生存的精神质量

不去送就没有人送了。焦老师是个年轻的姑娘，心就软了，说：那就去送吧。晚上我收了眼泪，飞奔回家。正赶上娘送二哥出过二哥的提包，背在左肩上，右手拎着二哥说：娘，老师准假了，老师说晚上给我补课来，为我找件旧衣裳。说把你二哥送到火车站上车了，别让火车把你给拉跑了。我点了又往我口袋里塞了10元钱。不过什么也没说娘我走了。娘说走吧。于是我和二哥就回去了。但家门已空荡荡没有娘的身影。点埋怨娘，回家这么快干嘛呢？除了埋怨就为什么就不能等二哥招完手再回家去呢？为什么描写的慢慢在后面跟着走。一直走到村头，微风吹散了母亲花白的头发。母亲想起奔涌而出的泪水：可是母亲没有这样做，走回家去了。这让我有点不太理解。走同本家的二爷二爷打着招呼。二爷走哩？走得淡如烟般的话语。二爷不说不说，出了村子。二爷把我手里持在自己肩上，他的步子明显有些吃力。我里路的村道，然后在公路边上等。二爷话哥要在县城火车站上火车去远方。二爷话和现在都是这样。回到家来的二爷，他不着别人问一句，便答一句。不回答。刚刚出了村，我却分明看见二爷的上开胡挺胸抬头，胳膊甩得很开，走路便出了气。位出征的将军。二爷，我叫了一声。跟上了脚步。唔。二爷，外面不好呢？就那样呗。地说。二哥的话让我感到失望。他的这句话到家已重复了有几十遍了。刚到家时，娘问总是这样模棱两可，让我摸不着头脑。二哥之前回来的，回到家，放下提包就开始磨镰刀。他根本没有离开过家。我放学回来，见到外二哥回来了，真想一下扑进他的怀里。可是岁了，而且我已经长得和二哥差不多高了。像小时那样一头扎进二哥的怀里了。我叫了二哥应了一声，抬了抬头对我笑了笑。又二磨镰刀。我没有想到二哥会这样淡淡的一声：二哥问大嫂和小玉呢？大哥说到镇上去了，还没回来，估计要吃罢晚饭回来。吃

中国电影出版社

姐姐离得远来了，娘年纪大了不能去，我要是去送就没有人送了。焦老师是个年轻的女老师，见了，心就软了，说，那就去送吧。晚上回来我给我补课，我收了眼泪，飞奔回家，正赶上娘送二哥出门，我抢过二哥的提包，背在左肩上，右手扶着二哥的胳膊，说，娘，老师准假了，老师说晚上给我补课，娘走过来，为我找了件衣裳，说把你二哥送到门口就不要上车了，别让火车把你给拉跑了。我点了点头，娘又往我口袋里塞了10元钱，不过什么也没说。二哥说娘我走了，娘说走吧，于是我和二哥就走了，走了有几十步远，二哥和我都回头，想同娘招手，让娘回去，但家门已空荡荡没有了娘的身影，我心里有点埋怨娘，回家这么快干吗呢？除了喂猪就是喂鸡，为什么就不能等二哥招完手再回家去呢？或者如电影里描写的，慢慢在后面跟着走，一直走到村口小桥头，微风吹散了母亲花白的头发，母亲起大襟擦擦奔涌而出的泪水……可是母亲没有这样，她立即就转回家里去了，这让我有点不太理解。追上，二哥同本村的三叔二大爷们打着招呼，走哩？走哩？走哩？淡如烟般的话语，简洁而有趣，似乎是不假思索，出了村子，二哥把提包从我手里拿过去，挎在自己肩上，他的步子明显有点加重，我们要走五里路的村道，然后在公路边上等公共汽车到县城，二哥要在县城火车站乘上火车去远方。二哥话少，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回到家来的这几天基本上沉默着，别人问一句，便答一句，不问便不答。可是现在刚刚出了村，我却分明看见二哥的脸上开朗起来，他挺胸抬头，胳膊甩得很开，走路便显出气势，像一位出征的将军。二哥，我叫了一声，跟上了二哥的脚步。二哥，外面好不好呢？就这样，二哥平淡地说，二哥的话让我感到失望。他的话自打他回到家已重复了有几十遍了，刚到家时，我问过他，他这回答，大哥和姐问过他，他也是这样回答。他的话总是这样模棱两可，让我摸不着头脑。二哥是在麦收之前回来的，回到家，放下提包就开始磨镰刀，好像他根本没有离开过家。我放学回来，见外出三年的二哥回来了，真想一下扑进他的怀里，是我，我16岁了，而且我已经长得和二哥差不多高了，我无法再像小时那样一头扎进二哥的怀里了。二哥，二哥应了一声，抬了抬头对我笑了笑，又低下头去磨镰刀。我没有想到二哥会这样冷淡，晚饭时，大哥匆匆忙忙地过来了，二哥先叫了一声大哥，大哥唔了一声，二哥问大嫂和小玉呢？大哥说到镇上小玉姨家去了，还没回来，估计要吃罢晚饭，吃饭时，大哥问，二华，你每次来信都说

与众不同的人

梁化乐著



粮，姐姐离得远来了，娘年纪大了不能去，我要是去送就没有人送了。焦老师是个年轻的女老师，见了，心就软了，说，那就去送吧。晚上回来我给我补课，我收了眼泪，飞奔回家，正赶上娘送二哥出门，我抢过二哥的提包，背在左肩上，右手扶着二哥的胳膊，说，娘，老师准假了，老师说晚上给我补课，娘走过来，为我找了件衣裳，说把你二哥送到门口就不要上车了，别让火车把你给拉跑了。我点了点头，娘又往我口袋里塞了10元钱，不过什么也没说。二哥说娘我走了，娘说走吧，于是我和二哥就走了，走了有几十步远，二哥和我都回头，想同娘招手，让娘回去，但家门已空荡荡没有了娘的身影，我心里有点埋怨娘，回家这么快干吗呢？除了喂猪就是喂鸡，为什么就不能等二哥招完手再回家去呢？或者如电影里描写的，慢慢在后面跟着走，一直走到村口小桥头，微风吹散了母亲花白的头发，母亲起大襟擦擦奔涌而出的泪水……可是母亲没有这样，她立即就转回家里去了，这让我有点不太理解。追上，二哥同本村的三叔二大爷们打着招呼，走哩？走哩？走哩？淡如烟般的话语，简洁而有趣，似乎是不假思索，出了村子，二哥把提包从我手里拿过去，挎在自己肩上，他的步子明显有点加重，我们要走五里路的村道，然后在公路边上等公共汽车到县城，二哥要在县城火车站乘上火车去远方。二哥话少，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回到家来的这几天基本上沉默着，别人问一句，便答一句，不问便不答。可是现在刚刚出了村，我却分明看见二哥的面上开朗起来，他挺胸抬头，胳膊甩得很开，走路便显出气势，像一位出征的将军。二哥，我叫了一声，跟上了二哥的脚步。二哥，外面好不好呢？就这样，二哥平淡地说，二哥的话让我感到失望。他的话自打他回到家已重复了有几十遍了，刚到家时，我问过他，他这回答，大哥和姐问过他，他也是这样回答。他的话总是这样模棱两可，让我摸不着头脑。二哥是在麦收之前回来的，回到家，放下提包就开始磨镰刀，好像他根本没有离开过家。我放学回来，见外出三年的二哥回来了，真想一下扑进他的怀里，是我，我16岁了，而且我已经长得和二哥差不多高了，我无法再像小时那样一头扎进二哥的怀里了。二哥，二哥应了一声，抬了抬头对我笑了笑，又低下头去磨镰刀。我没有想到二哥会这样冷淡，晚饭时，大哥匆匆忙忙地过来了，二哥先叫了一声大哥，大哥唔了一声，二哥问大嫂和小玉呢？大哥说到镇上小玉姨家去了，还没回来，估计要吃罢晚饭，吃饭时，大哥问，二华，你每次来信都说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与众不同的人/梁化乐著.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 - 7 - 106 - 03299 - 9

I. ①与… II. ①梁…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00265 号

与众不同的人

梁化乐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邮编 100013

电话: 64296664 (总编室) 64216278 (发行部)

64296742 (读者服务部) Email: cfpvgb@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87 × 1000 毫米 1/16

印张/15 插页/2 字数/2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106 - 03299 - 9/I · 0740

定 价 30.00 元



自序

PREFACE

人在世界上究竟应该怎样生活？这是一个谁也无法回避的问题。

人类社会形成以后，社会对人的束缚就开始了。于是，人同社会的抗争也随之开始，比如宗教信仰、风俗传统、社会偏见、习惯势力等等，无不对人的自由发展形成障碍。人们必须在社会已经预设好的处境中艰辛面对，承担自己的命运。逆来顺受者成为良民；不甘被摆布的思考者、抗争者成为世人眼中的另类。然而，历史屡屡证明，正是这些与众不同的另类，以其对命运的决绝反抗与挣脱，改变着历史的面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随后，那些庸碌大众将是大面积的受益者。

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是人类生存活动中的第一要素。对这种自由的执著追求，应该是人的自觉选择。他们试图摆脱一切外在力量的干扰，摆脱那些现成的规则或潜规则，成为真正的自己。然而，那些根深蒂固的风俗传统、习惯势力，却无时无刻腐蚀着人们追求个性自由的意志，试图将这些化外之民拉入“化”内，成为社会不变的基石。不过，不变是相对的，变是绝对的，思考者的怀疑与反叛在世界的变化中闪烁出耀眼的光芒，成为人类的骄傲。

基于上述思考，我在小说创作中，更关注社会生活中那些与众不同的人物，观察研究他们的生活和思想状态，状写他们的发展、成熟的精神历程。在自我的精神独立运动中，他们有许多多的问题需要思考。首先是追问为什么而活的问题，这是人生存中的核心问题。再比如你说的话是你自己想说的话吗？即使是你自己想说的话，

是不是无意中受了别人的暗示或影响？你有能力说自己的话吗？你做这件事的目的是什么？这是一件你真心想干的事吗？如果不是，不干行不行？你是活着还是被活着？是为了自己活着还是为了别人怎么看怎么说而活？有无数的追问朝我们扑面而来，要我们给出自己的答案。鲁迅先生在不朽小说《狂人日记》里借狂人之口说道：从来如此就是对的吗？狂人的疯话如警钟鸣响不息近百年，他的发问丰富了我们的思想，使我们有理由怀疑那些道貌岸然的道理，那些所谓有益的格言及规则，挣脱它们的摆布，冲出重围。

米沃什说：作家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给读者创造一个将日常生活变得惊心动魄的境界。我们不能把生活中的一地鸡毛都扯到文学中来，并美其名曰新写实。我们不能仅仅告诉读者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犬儒般地活着和死了没有什么两样，因为那是没有精神生活的苟活。活着还是被活着，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大问题。而米沃什所说的惊心动魄不仅是指故事的起伏跌宕，更是指灵魂中的风暴、精神的搏击，是把平淡的日常生活撕开来，暴露出它的凶险的一面。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寻找文化遗传不知不觉中带给我们的致命伤害。有些东西看起来是全新的，其实或许又是全旧的。一旦看清日常生活的本质，不由你不惊心动魄。海勒在《第二十二条军规》中对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描写，就让人胆颤心惊。它不是白纸黑字写下的条文，却又无处不在。没有人清楚它，却无人不感受到它的存在。它支配你，干预你，是一种神秘的力量。这就是荒诞中的正常，正常中的荒诞，也就是米沃什所说的日常生活。

或许，有人会在这样的惊心动魄中惊醒，洞察到存在的本质，生活的困境，最终以自己的方式挣脱并创造新的生活，实现个人的生命价值。这样的人就渡过了那片海，开始了自己有意昧的生活。我以为小说有这样的力量——巨大的思想的力量。

是为序。

梁化乐

2010年11月于山东枣庄怡华园



【 上 编 】

送二哥远行	003
烧饼	011
跟踪	019
站台上	026
探望	028
与众不同的人	033
诗在别处	042
前面有人等着我	049
仙人洞	057
山顶	064
马走牛站山	066
一意孤行	076
来访者	084
寒夜之约	091
门楼	099
雨中行	101
徐大姑娘	104
今天是周末	107
地震之后	110



与众不同的人

CONTENTS
目录

【 下 编 】

大鱼	119
乡村艺术家	126
公主	133
背影	142
玉佩	144
香山·香山	146
飞吧，红公鸡	152
担忧	155
元元打工记	161
羊周和他的爱人	166
兄弟	174
枯枝寒鸦图	180
水印	188
法杖	191
狼	194
乡村故事	201
希望	211
我们都是好人	216
大事	225

与众不同 的人

【上编】

送二哥远行

一大早，我去找班主任焦老师请一天假。焦老师问我有什么事需要一整天，我说我要到县城火车站去送二哥。焦老师不准，说你二哥出门让你家里人送，你不能耽误功课。于是我就哭了。我说大哥要到镇上卖粮，姐姐离得远来不了，娘年纪大了不能去，我要是不去送就没有人送了。焦老师是个年轻的女老师，见我哭了，心就软了，说，那就去送吧，晚上回来我给你补课。

我收了眼泪，飞奔回家，正赶上娘送二哥出门。我抢过二哥的提包，背在左肩上，右手挎着二哥的胳膊，说，娘，老师准假了，老师说晚上给我补课。娘走过来，为我拽了拽衣裳说，把你二哥送到火车门口就不要上车了，别让火车把你给拉跑了。我点了点头。娘又往我口袋里塞了十元钱，不过什么也没说。

二哥说，娘我走了。娘说，走吧。于是我和二哥就走了。走了有几十步远，二哥和我都回头，想同娘招招手，让娘回去。但家门口已空荡荡没有了娘的身影。我心里有点儿埋怨娘，回家这么快干吗呢？除了喂猪就是喂鸡，为什么就不能等二哥招完手再回家去呢？或者如电影里描写的，慢慢在后面跟着走，一直走到村口小桥头，微风吹散了娘花白的头发，娘撩起大襟擦擦奔涌而出的泪水……可是娘没有这样做，她立即就走回家里去了，这让我有点儿不太理解。

村道上，二哥同本村的三叔二大爷们打着招呼。

走哩？

走哩。

走哩？

走哩。

淡如轻烟般的话语，简洁而无趣，似乎是不得不说。

出了村子，二哥把提包从我手里拿过去，挎在自己肩上，他的步子明显有点儿加快。我们要走五里路的村道，然后在公路边上等公共汽车到县城，二哥要在县城火车站登上火车去远方。

二哥话少。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回到家来的这几天他基本上沉默着，别人问一句，便答一句，不问便不说。可是现在刚刚出了村，我却分明看见二哥的脸上开朗起来，他挺胸抬头，胳膊甩得很开，走路便显出了气势，像一位出征的将军。

二哥，我叫了一声，跟上了二哥的脚步。

唔。

二哥，外面好不好呢？

就那样呗。二哥平淡地说。

二哥的话让我感到失望。他的这句话自打他回到家已重复了有几十遍了。刚到家时，娘问过他，他这样回答；大哥和姐问过他，他也是这样回答。他的话总是这样模棱两可，让我摸不着头脑。

二哥是在麦收之前回来的。回到家，放下提包就开始磨镰刀，好像他根本没有离开过家。我放学回来，见到外出三年的二哥回来了，真想一下扑进他的怀里。可是，我十六岁了，而且我已经长得和二哥差不多高了，我无法再像小时那样一头扎进二哥的怀里了。我叫了声二哥，二哥应了一声，抬了抬头对我笑了一下，又低下头去磨镰刀。

我没有想到二哥会这样淡漠。

晚饭时，大哥匆匆忙忙地过来了。二哥先叫了一声大哥。大哥唔了一声。二哥问大嫂和小玉呢？大哥说到镇上小玉姨家去了，还没回来，估计要吃罢晚饭回来。

吃饭时，大哥问，二华，你每次来信都说在外面过得很好，但究竟怎样好，我们也不知道。你说说，到底过得怎样呢？二哥笑了

笑，一边往嘴里扒饭，一边说，就那样呗。娘说，二华，你老是说就那样就那样，到底是个什么样，也说来给你大哥听听。二哥还是笑了笑，说，我觉得挺好。然后又没话了。大哥见二哥不说，脸上有点儿不悦。吃完了饭，碗一推，说我去准备割麦的事，明天早上四点起床，四点半下地。说完匆匆走了。

二哥吃完饭，到院子里去修家里那辆排子车，明天往场里拉麦捆子要用它。娘让我到吕新生的小卖部去买了酱油、醋和盐，回来后就给二哥当下手。

自小上学，二哥的身体就没有大哥魁梧。他细瘦，像个南方人，但他却精干，身上没有多余的脂肪。他拉锯握斧的姿态，怎么看都像一个熟练的木匠。其实二哥一天木匠也没学过，但干的木匠活连村里的杨木匠都称赞，要收二哥做徒弟，还说要把闺女杨英嫁给二哥。二哥笑笑，没有当回事。我曾问过二哥为什么不给杨木匠当徒弟？二哥说当不当的，就那样呗。

二哥的心思你别想猜透。

出了村子不远是一大片枣树林，沙土路从枣树林中间穿过。儿时的二哥和我就是在这片枣树林中一天天长大的。在我的想象中，二哥应该停下来，站在那棵最老的枣树王跟前，抚摩一下它苍老粗糙的树皮，发出几声留恋的叹息。可是二哥穿越这片枣树林时，步子依然那么快，没有丝毫要驻一驻停一停的意思。回忆一下吧，二哥！我心里这样呼喊。但这全是我的一厢情愿。二哥似乎早已忘却了枣树林中的童年往事，他开始哼一首歌。他唱的是韩磊的那首《走四方》：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看斜阳，落下去又回来，天不老地不荒，岁月长又长……二哥的嗓音有点儿沙哑，似乎得到了韩磊的真传。听他对这首歌的熟练的程度，我猜想二哥在外面一定是时常将这首歌挂在嘴上的。我也想随着二哥唱，但我觉得我的小鸡嗓子肯定唱不出二哥的味道。

我问二哥，你会唱《九月九的酒》吗？咱们村出门在外回来的

人都会这首歌。

二哥说我不喜欢那首歌。

为什么？我吃了一惊。

二哥的眉毛挑了挑说，为什么只有家中才有自由才有问候呢？其实在家里人与人之间不一定能沟通，在外面也不见得不能找到真情。

你找到了吗？

我正在找。

割麦那天，大哥先过来帮助家里割。

娘说，大华，你二弟回来了，今年你去割你自家的吧。大哥说那不行，起码我要割今天一头晌。到了地头，大哥和二哥每人把四耩，挥镰上阵。刚开始，大哥和二哥前进的速度差不多。但十米之后，大哥就慢下来了。他的动作虽然很庄稼把式，割、拿把、放都很标准，显得有经验和训练有素，但速度不快。二哥和大哥不一样，二哥割麦似乎是一阵风，他手持那把枣木把的镰刀，好像一点儿也没用劲，那麦秆就纷纷倒下一片，茬口齐刷刷的不高不矮。

在后面跟着捆麦个的娘说，二华别干太猛，天热。二哥应了一声，速度依然如猛虎下山，没有回头。

大哥没有坚持到晌午，他对娘说，我走了，让三华学着割。

我握着带着大哥手汗的镰刀，一镰一镰下劲地割着。不时瞄一眼二哥的动作。娘说，三华，你要学就学你大哥，别学你二哥，你二哥是天生的风火轮，你学不来的。于是我就按照大哥的动作割，速度比二哥整整慢一半。

望着二哥挥镰割麦的背影，我觉得二哥是一个很好的农民，根本不像一个外出三年的人。村上有的人外出打工回来就再也不愿下地了，说那不是人干的活，宁愿出钱雇人干。

我和二哥很快就走到了公路上的停车点。二哥说，三华，你回

去吧。

我说娘说了，要我送你到火车门口。

二哥就不再多说。话在他的嘴里很金贵，像刚才那句话，他就不会像别人那样说别耽误学习。如果他说了下半句，他就不是二哥了，在我的心中，他也就没有什么魅力了。

二哥，我问道，你高中毕业为什么不去考大学呢？我们焦老师说只有考上大学才有出路。

二哥说，我高中毕业时觉得不需要再上学了，我就不上了。你不是我，你要是喜欢上大学，你就上。

一辆拖拉机突突叫唤着从北面驶了过来，二哥冲拖拉机抱了一下拳，又扬了扬手，拖拉机就停了下来。去哪儿？驾驶员问。去县城，二哥说。上吧，驾驶员往后一摆手。我和二哥就爬了上去。

车厢里有一捆草绳，二哥说坐下吧，我就坐下了。二哥却不坐，扶着车前栏放眼凭眺公路两边的景致。或许二哥在枣树林里不敢停下来吧，我想。二哥怕枣树王伸出一只手拉住他的胳膊呢。

姐是在麦收的间隙来看二哥的。

姐比二哥大三岁。二哥小时候就是跟着姐长大的。姐疼二哥要比疼我厉害得多。因为我是老小，有娘疼着。二哥就靠姐照顾。那时，二哥没有少吃姐为他在田野里烧的蚂蚱、豆虫、豆子和地瓜。姐还为二哥偷过一个甜瓜，是个焦黄焦黄的羊角拐。姐抱着瓜往回跑时，被看瓜人发现了，追了过来。姐吓得哇哇大叫，一边跑一边高声喊着二哥的名字。奇怪，不知为什么，后来看瓜人竟然没有追上来。多少年后，姐每当拉起这事都要大笑一阵，我的心中就滚过一阵甜蜜的战栗。

姐是个容易动感情的人。她到了场上，不管场上那么多人在打麦，一把拉住二哥的胳膊就哭，劝也劝不住。哭完了，问二哥说，二华，能在家过几天？二哥说等收完麦就回去，也就再过三四天吧。二华，你在外面过得到底怎么样？不行就赶紧回来，你也该成

家了。二哥笑了笑，说，就那样呗。姐就不说什么了，就要走，说自家的麦场上正在请人帮忙打麦，自己躲个空儿来一趟。说完，上了自行车飞快地骑走了。姐离去时，我看到二哥的脸上很凝重。

二哥直到临走也没到姐家去。

我以为二哥应该到姐家去看看。姐结婚时，二哥也没在家，但是二哥好像没把这件事放在他这次探家的计划之内。

在城郊，我和二哥下了拖拉机，步行到火车站去。走着走着我就渴了。看见一个冰糕摊，我多看了两眼，并用手按了一下娘给我的十元钱。二哥看出了我的意思，说再往前走走，有家卖茶水的，冰糕这东西不解渴，就别吃了。我点了点头，但心中却还是有点儿快快不快。

果然，没走多远就到了一家茶水摊。二哥要了两大杯茶水，冰凉不热正好喝。喝完了，二哥问我，还喝吗？我点了点头，二哥又要了两杯。

再拐一个路口就到了火车站了，二哥说。我听得出，他的话里充满了欣喜和期盼。

二哥这次探家期间，大哥一直黑着脸，没同二哥再多作交流。或者，反过来说，交流也没有用，因为二哥始终寡言。二哥像从未离开过家一样在家忙着麦收和夏种，没有丝毫的生疏。他的熟稔程度让我怀疑他这几年在外面一直在干农活。二哥在外面究竟干什么呢？大家都没有问出来，也就不再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二哥没有大富大贵，没有发大财。二哥这次回家，只带了两身衣服，不土也不洋，全是一般面料的运动服。二哥身材瘦削，穿着运动服更显精干，在麦收和夏种的人群里，多少有点儿突出显眼。但也不算太另类，因为农村青年现在穿运动服的人也多了起来。

我理解大哥黑脸的原因，因为二哥出门三年，家中的所有活计全是大哥帮娘做了。大哥风里雨里，没有怨言。他是家中的长子，

父亲不在了，他理应挑起家庭的重担。可是，三年来二哥只来过几封平安信，却没往家里寄过一分钱。这次探家也没有带来任何礼物，估计也没给娘钱。要是给了，娘肯定会说。别的人不给带礼物没有什么要紧，可是多少也应该给大嫂和小玉买一点儿，不然有点儿说不过去。但是二哥什么也没买。二哥平平常常地回来了，像赶了一趟闲集，既未给家里带来荣耀，也未给家里带来金钱。这就难怪大嫂要说闲话，也难怪大哥要黑脸了。大哥推说要去镇上卖粮，不来送二哥了。其实也不是找借口，买化肥、柴油、小玉上学，各类事都等着要花钱，不急着卖小麦咋办？甚至，我有点儿怀疑二哥外出的价值了。外出的目的如果不是挣钱又出去干什么呢？钱对于农民太重要了，农民对钱的向往太强烈了，可是，二哥不在这样的农民之列。

二哥买票时给我买了一张站台票，使我能把他送到车门口。我抚摸着那张硬纸片做的站台票，幻想着什么时候把它换成一张二哥手里那样的车票，去外面打工挣钱，挣很多很多钱，回家后交给娘，娘一定会高兴得合不上嘴，说，还是三华，还是三华。

坐一会儿吧，离开车还有一个多小时呢，二哥说。

坐在了连椅上，我突然又想起杨木匠的事。问二哥道，二哥，你为什么不想娶杨英呢？她人长得好，家里还有钱。有一回杨英还问过我，问你到底跑哪儿去了。我告诉她我也不知道，信封上没有地址。

二哥笑了，说小孩不要管大人的事。

我说你这次回来见到她没有？

二哥说，见与不见都一样。

我说，那你这辈子还结婚吧？

二哥想了想，说，与杨英结了婚就会被拴住了，我不想那样。那样我会很难受。

那你要是走不动了呢？我又问。

走不动了就躺下，这是我的原则，我不能拖累别人。不过这个问题还很遥远，现在不去考虑它。

二哥说得有点儿沉重，倒让我一下沉默起来。二哥不娶杨英了，但杨英喜欢二哥是肯定的，对此，二哥也心知肚明。可二哥喜欢杨英吗？二哥从来也没有正面说过这个问题。我觉得二哥的心野了，那片老枣树林拴不住他了，杨英也拴不住他了。他虽然割麦打场还像个农民，但他心里早就不是个农民了。这时突然一个念头从我心中钻出来，二哥不娶杨英了，我如果考不上大学，能不能去学木匠，同杨英结婚？想到这儿，我的脸有点儿发烧了。

别发呆了，检票了。二哥碰了一下我说。我站起来，随着二哥及上车的人流进了站。不一会儿，一列墨绿的列车就开过来了。我多想和二哥一起到外面去见见世面呀，可是不行，我的手里只捏着一张不能上车的站台票，晚上焦老师还等着给我补课。在二哥排队等上车的空儿，我又问了二哥一句，二哥，外面好不好呢？二哥想了想说，三华，外面好不好，那是依每个人的感觉而定。我以为好的，你不一定以为好。咱们县城不是也有外面的人来了吗？或许我去的地方正是他们来的地方。

我有点儿发傻，没听懂。

二哥将票递给列车员，列车员看了一下，又还给二哥，二哥就登上了火车。

回去吧，三华，二哥说。

我突然想起，我还不知道在哪儿坐汽车回家呢？二哥没有告诉我。我刚想问他，他已隐进车厢里不见了。